

# 科幻电影创意视野中的教育危机

文 / 黄鸣奋

教育在广义上指传授知识（含相关技能）以培养人的活动，在狭义上指专门机构所进行的知识传授与人才培养（特别是学校教育），在反身意义上指人们通过自我认识、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价而成长（即自我教育）。教育是实现知识传承的基本途径，也是培育人才的根本保证。教育叙事在外延上覆盖教师叙事、学生叙事、家长叙事、学校叙事等领域，在内涵上涉及德智体美劳等多个侧面。它作为动词是指通过叙事来施行教育，作为名词是指关于教育史、教育现状、教育前景的故事。在实践中，教育叙事催生了大量面向教育对象的故事、故事书和音像制品。教育题材的科幻电影延续了教育叙事的特征，又根据科幻语境电影作为媒体的特点予以调整。本文侧重考察其中以教育危机为内容的作品。它们的创意来自对现实教育缺憾的考察，内容以天马行空般的想象为特色，主题以惩恶扬善、立德树人为旨归。

## 一、教育危机成因

顾名思义，教育危机至少包含三种可能的含义：一是缺乏应有的教育所导致的危机（危机是果，原因在于教育以外的领域），二是教育本身作为社会（或

者群体、个人）的子系统所存在的危机（教育既可能是危机之因，又可能是危机之果），三是教育不得法或被扭曲所导致的危机（教育是因，危机是果）。这三种解释虽然具备不同定位，但彼此又是相通的。下文的重点在于第二种含义。

### （一）教育危机的自然原因

在自然界可以观测到动物之间通过动作、声音、气味、性外激素等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即动物通信）。如果动物能够在通讯过程中定向传送某种经验或提示，不论是在亲子之间，或者是社群之间，那么，这就产生了教习的萌芽。母鸡带领小鸡啄食，便是常见的一种教习。如果这种通讯渠道被阻断，那么，就可能产生教习危机。据信，刚出生的小鸡若在关键期内找不到可以从事示范的母鸡，便无法学会啄食。人类儿童也有类似现象，那些幼年被抛弃、在动物群体中长大的“狼孩”“熊孩”可以为例。他们因为错过关键期而难以掌握语言技能。这是社会化受挫导致的教育危机。与动物基于本能、世代相因的教习不同，人类教育基于自我意识，具备明确的实际意图和宽广的发展余地，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造就了文明的辉煌。尽管如此，人类教育是不是会走回头路呢？美国“猩球”

系列电影设想了整个人类由于退化而受制于其他智能生物的可能性。例如,美国《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 1968)以核战之后的地球为背景,描写人类已经无法说话,被人猿认为是寄生虫而遭到迫害。主角是来自地球过去人类主导时代的宇航员泰勒。他无法教未来人类学会说话。反过来,他自己因还会说话而遭到起诉。人猿检察官不相信他是穿越而来的宇航员,而认为是接待他的人猿齐拉擅自对当地不会说话的人类加以改造的产物。人猿法庭采信了检察官的说法。显而易见,本片中的人类教育已经陷入了彻底危机。美国《猩球大战》(War for the Planet of the Apes, 2017)则设想了由智猿来收养人类儿童的可能性。本片中一位孤女因为病毒而变哑,受到一只硕大的黄色毛发猩猩的呵护,并在猿群中经受历练。

反过来,那些自幼在人类群体中长大的动物是否会因为脱离原先应有的野性教习而丧失某种技能或经验呢?这个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某些科幻电影倒是接触到动物因为习得语言而产生的危机感。例如,在美国《X计划》(Project X, 1987)中,研究生泰里训练猩猩维吉尔运用符号语言。因为没有新经费入账,她只好将它卖掉。它并未像她所猜测的那样被送到动物收容所,而是被送到空军基地,用于涉及仿真航空器运作平台的绝密研究项目。管理它的飞行员加勒特发现它学过符号语言,将此事报告上级卡罗尔博士,但对方不感兴趣。加勒特所不知道的是:当这些猩猩操作飞行仿真器达到一定水平时,将被暴露到一定剂量的射线之下,以决定飞行员在第二次核打击条件下能活多久。正因为掌握了符号语言,维吉尔善于揣测人类的意图。它见到死猩猩被从仿真器搬走,迅速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马上通知了其他猩猩,只是加勒特并不知道。动物园中的黑猩猩因此用拖把钩来钥匙,试图从天窗逃走。

人类内部施行教育的可能性和当事人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人类教育当然比动物教习复杂得多、深刻得多、高效得多。尽管如此,它仍然在一定意义上受制于自然环境,因为它同样将通信作为自己的前提。从横向角度看,人类教育受制于地理条件和气象条件。山村海岛的教育水平比不上城市,往往是通信不便所致,而通信不便导源于交通不便。地震毁坏校舍,暴雨、台风迫使学校关门,都可能造成教育危机。从纵向角

度看,人类教育受制于时间因素和气候因素。时间越是久远,气候越是恶劣,知识的代际传播就越是困难,这是由于承载这些知识的媒介容易毁坏的缘故。在这一意义上,存在以知识失传为特点的教育危机。

人类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主观努力,而且受制于个人的生理条件。人的感官构造规定了接受信息的基本渠道,也就限定了教育赖以进行的方式。如果这些感官通道由于某种原因被阻断(如失明、失聪),那么,受教育者便面临危机。在英国《索梅斯先生的心灵》(The Mind of Mr. Soames, 1970)中,主人公由于出生时脑受伤而昏睡30年,醒来时行为如同婴儿。监护他的两位医生怀疑他能否重新在成人世界中立足。上述描写是教育危机之一例。此外,在一定时间内,人所能处理的信息是有限的,因为由感受器、分析器和效应器组成的生理机制并非无限高效。正因为如此,如果强迫人们在短时间内接受海量信息,或者长时间内接受高强度教育,都可能引发教育危机。受教育者所形成的知识模式是以大脑之中相对稳定的神经联系为基础的。如果教育者要求他们迅速转变这些模式,会引发受教育者的生理抵抗,因为这样做带来痛苦。这也是教育危机的一种类型。以上教育危机都是就个体生理机制而言。

在科幻电影中,还关于人类前往外星生命所处的时空而受其影响,或者外星生命来到人类时空而受影响,或者外星生命因为与人类交流而施加影响,或者人类因为与外星生命交流而予以影响的构思。如果我们将外星生命当成某种自然力量的象征、认为它们根本不存在的的话,那么,当然无须进而追究这类影响是否构成教育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外星生命真的存在(至少在科幻电影中作为人类的异化或投射而存在)的话,那么,上述影响很可能具有教育的功能,甚至对既有的人类教育产生影响。当然,这些有关外星生命介入教育领域的描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对外在势力左右人类教育的隐喻。对此,下文有关教师陷入危机部分还将谈到。

## (二) 教育危机的社会原因

从社会角度看,教育既是特定社会部门的职责,又是众多社会群体的活动,同时还是数量更为庞大的社会成员的行为。因此,教育至少包含社会部门、社会群体、社会成员三个层面,其中社会群体还可以划

分为许多更细的层面（如家庭、学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教育危机因此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社会性教育危机，二是指机构性教育危机（特别是学校教育危机），三是指个人性教育危机。对于社会部门而言，如果教育与其他社会部门长期严重失调，就可能形成危机，其表现是教育经费短缺、学生难以就业、教育质量备受诟病等。教育危机和社会危机往往互为因果，既可能是教育危机导致社会危机，也可能是社会危机导致教育危机，或者两者形成恶性循环。对于社会群体而言，教育危机有不同的表现，尽管如此，某些方面可能是相通的，例如，其成员在素质培养上跟不上需要，离心离德等。对于社会成员而言，教育危机的表现往轻里说是对教育本身丧失信心，往重里说是对人生丧失追求。教育领域部门、群体、个人彼此存在相互协调的需要。如果发生尖锐矛盾而得不到解决，也可能酿成教育危机，如教育部门未及时给学校拨款而造成拖欠工资等。

上述三个层面都包含人员、资源、经验、动力、技巧、理论六个为正常开展教育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教育危机相应六种可能的表现：一是缺乏合格的师资（当然，师资也可能冗余，但这种情况比较少），二是教育资源匮乏、浪费或分配不均，三是教学内容太过陈旧，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或者太过超前而无法为受教育者所接受，或者太过扭曲而和受教育者产生价值冲突；四是对教育的需求太过旺盛、超过实际办学条件的许可，或者对教育的需求严重不足、使办学机构因为缺乏生源而难以为继，或者对教育的需求和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结构性失衡；五是教学方法僵化，教师只注重填鸭式知识灌输，不注意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或者教师偷懒、以让学生自主学习为借口而不履行职责，等等；六是教育理论落后，无法为教学改革提供必要的指导作用。以上六种教育危机的表现有时也被人们当成原因。实际上，教育危机的真正原因往往超出它们，要到人口分布、学科设置、制度设计、文化氛围、价值关系、技术支持、职业规范等领域去找。

现实教育中所存在的危机完全可能以不同方式折射到科幻电影中。例如，校园周边环境对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构成干扰，就是一种危机的来源。我国网络大电影《超凡校草1：贴身校花的秘密》（2017）对此有

所表现。它以东莞理工学院为背景，主要描写建筑学院学生的活动。从中可以看到：貌似平静的校园潜藏着各种由外来因素引发的危机，从本地豪强林威少对新当选校花的骚扰，到国际性犯罪团伙X组织对该校跆拳道社副社长的绑架。不仅如此，科幻电影还设想现实教育所不可能发生的危机。例如，时空穿越者来到当下，进入教育机构，将未来或过去的矛盾引进来。香港《超级学校霸王》（Super-School Tyrant，又名Future Cops，1993）就是如此。

### （三）教育危机的心理原因

从比较心理学的角度看，高等动物在作为宠物存在或被圈养时已经可能出现反常现象，如情绪低落、刻板行为等。美国《刚果惊魂》（Congo，1995）对此有所涉及。在本片中，加州大学灵长类动物学家彼得博士及其助手理查德运用猩猩埃米做传授人类交流技能的实验，通过专门手套将它的符号语言翻译成数码化声音。埃米现年8岁，懂得620个符号，能够通过电脑和彼得沟通。他们注意到埃米正在做噩梦，有心理问题，因为它画出了丛林，还有代表上帝注视人类的象征符号“普罗维登斯的眼睛”（the Eye of Providence）。其助手在16世纪葡萄牙人探险家所写的一本书里看到一张图，描绘的是刚果森林深处津吉古城废墟，和埃米画的很相似。埃米是幼年丧母被人救到美国。彼得猜想她画的可能是童年记忆。至于这些现象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心理问题”，存在不同看法。如果人类有意识介入并加以引导的话，那么，智能动物教育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如果人类所进行的智能动物教育不得法的话，那么，可能产生相应的危机，其表现是对人类记仇。对此，可以参考第38届土星奖最佳影片美国《猩球崛起》（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2011）。它描写一种旨在帮助人类大脑修复自身的物质意外造就了超聪明、具有自我意识的黑猩猩凯撒。它领导了猩猩起义，原因之一是人类对它的教育失败。

对人类自身而言，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心理互动。这种互动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志三种过程。正因为如此，教育危机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认识性教育危机，通常表现为教育者无法为受教育者提供可传授、有价值的知识，或者受教育者认为所学习的知识没有意义；二是情感性教育危机，通常表现为



教育者无法赢得受教育者的好感、信赖与尊敬,或者受教育者的学习动机弱化、学习爱好转移;三是意志性教育危机,通常表现为教育者强制受教育者接受自己所持的立场、规范和原则,或者受教育者害怕困难,遇到挫折就一蹶不振,破罐破摔,甚至轻生。上述心理性教育危机往往存在超过教育过程心理互动范围的原因,如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心理氛围,教育者(或受教育者)所隶属的社会群体的影响,当事人的特殊经历和身心状态等。科幻电影对此有所表现。以后者为例,美国《死亡幻觉》(Donnie Darko, 2001)描写梦游中学生为穿兔服者操控他去犯罪的幻觉所困。法、美合拍片《大爆炸》(Kaboom, 2010)描写大学生性觉醒,不断做古怪的梦。梦中亡父安排他继任邪教组织首领,并派人将他接到隐蔽所,然后引爆核弹毁灭世界。荷兰《阿普》(App, 2013)描写一款神秘的应用程序渗入心理专业女生的私密空间,对她构成威胁和影响。

某些科幻电影告诉我们:心理意义上的教育危机并不因为技术进步而自然消失。与此相反,技术本身的副作用可能通过教育得以放大,最终威胁人类的生存。根据美国《禁忌星球》(Forbidden Planet, 1956)的描写,人类探险家在牵牛星4号上发现了高度进化、却在20万年前突然消失的克雷尔人遗迹。克雷尔人留下了一种能够测量并增强智力的“可塑教育器”。首次使用它时,当事人觉得自己快死了,但结果是智能倍增。这么聪明、这么有本事的物种,怎么就灭亡了呢?影片通过探险家自身的经历表明:克罗尔人忘记了一种东西,就是来自本我(Id)的怪物。可塑教育器的副作用之一是使上述无形怪物变得更强大。它们甚至可以脱离人的身体而存在,成为彻底异化的力量,毁灭了整个物种。如果说当代信息社会正通过信息共享而为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转变创造条件的話,那么,儿童可能被赋予比现实生活中更为异乎寻常的能力,并使其智力得到空前的发展,甚至出现智能发达程度与自我调控机制不匹配的状况,由此干了蠢事或伤及自身。这是必须警惕的。

科幻电影中常见的洗脑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异常心理互动。“洗脑”一词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例如,四川马湖府龙湖十二景“岭凤展翅”有刘忠所题诗:“金壘载酒吸清晖,净洗脑中尘土迹。”<sup>[1]</sup>

它有时被当成一种神奇的医术,例如,清人说:“使医者而不明全体筋脉,华佗何以能剖腹湔肠、破额洗脑邪?”<sup>[2]</sup>在医书中,“洗脑风”则是一种病名,<sup>[3]</sup>或许可以理解为洗脑的后遗症。英文中的brainwashing指的是心灵控制,和再教育(reeducation)、高压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等相通,作为术语源于朝鲜战争期间西方记者亨特(Edward Hunter)对我国改造战俘工作的歪曲报道(1950)。<sup>[4]</sup>目前,有报道说“洗脑”也用于指某种医疗保健方式,即用电脑设备辅助排除烦杂意念。<sup>[5]</sup>在科幻电影中,“洗脑”通常是指强制灌输思想、彻底清除记忆或实现人格改造。例如,美国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 1980)描写统治蒙古星球的暴君明(Ming)下令对所抓到的地球人扎科夫博士重新编程,亦即让金属脸的秘密警察对他进行洗脑。博士予以拒绝,设法出逃。美国《神秘科学剧院》(Mysterious Science Theater 3000: the Movie, 1996)对洗脑进行了戏谑性描写。在本片中,科学家弗利特博士想运用卫星大量播送低俗B级片来征服世界,找来麦克和两个机器人做实验,结果他们一边看一边嘲笑。弗利特老羞成怒,想用其多功能器具伤害麦克,结果反而将自己传输出局。麦克他们很高兴,但迅即发现没了这位博士无法回地球。于是,只好回剧院,将片尾看完。

综上所述,教育危机处在复杂的因果链条中。作为本节题目的“难为人师”因此可以进行如下阐释:(1)在自然的意义上,“天行有道”早就是脍炙人口的古训,人类也不否认“师法自然”或“外师造化”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倘若真的将大自然当成老师、将人类当成学生的话,那么,前者如何让后者明白和掌握自身运动的规律(“天行之道”)?这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人类通过化解自然危机而获得教益,正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2)在社会的意义上,“好为人师”早就受到诟病,“教学相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教育危机可能为其他意义上的危机(如经济危机)所引发,同时也可能成为其他危机的原因(如教育政策失败不仅导致教育系统丧失口碑,而且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不良影响)。因此,在人际互动中当好老师殊为不易,必须不断总结经验教训。(3)在心理的意义上,“循循善诱”固然是赏心乐事,但现实生活中逆反心理仍然经常激发师生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进一步探

讨危机所涉及的教育对策。

## 二、教育危机对策

教育事涉国运，不可不重视。教育危机在微观环境中关系到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长，在宏观环境中关系到整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因此必须恰当应对。科幻电影不仅从独特的角度揭示了教育危机的成因、塑造了相关人物的形象，而且提供了各种对策。下文从自然、社会和心理三种角度予以阐述。

### （一）自然意义上的对策

动物教育的重要性早在人类驯养家畜、培养宠物和马戏团演员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在后人类时代显得尤其突出。机器人教育如今又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它们迄今仍然只是教育系统的子系统，但仍然值得重视。如果地球上因为动物智能化、机器人自觉化的发展而出现人以外的其他高级生命的话，人类不能简单地要求他们服从自己、幻想靠事先输入几条指令就解决问题，而必须像研究人类儿童社会化那样细心地观察和考虑他们所形成的需要、所发展的意识、所拥有的能力和可塑性，循循善诱地开展教育。

在自然意义上，人类教育受到多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如地理条件、气象条件、时间因素、气候因素等。通信技术是使人类教育得以克服自然障碍的保障，至今仍有大力发展的必要。此外，人类教育还受到多种自身生理条件的制约，如感觉器官的灵敏度和适应性、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运动器官的反应速度和力量等。在后人类语境中，人类教育逐渐从纯粹身体本位向人机共同体本位迁移，需要关注人机互动的进展，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美国《核能恶警 3：终极影响》（Cyborg Cop III: Terminal Impact, 1995）早就描写高科技企业试图将外籍学生转变为商业性电子佣兵，为警方及赏金猎人所阻止。我国《危险智能》（2003）描写名为“重新”的研究所开发出外观类似瓢虫的芯片，可以通过植入腹部大幅度提高智商。如果在芯片上附加通信模块的话，还可以对当事人实施远程控制，其代价是人格变异（六亲不认）。老师段梦注意到本校若干学生到丈夫罗飞所在的研究所去了几回之后发生了匪夷所思的变化，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对罗飞加以警告，但反而遭到其暗算。学生中的小黑客开发出病毒限制了芯片通信模块的功能，那些心理上被控制

的学生才获得精神自由。

如何开发人体的潜能，也是科幻电影所关注的问题。我国网络大电影《暮色之战：异能部队》（2017）展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教育理念。本片中的博士是一个基因实验室的负责人，一心将基因改造作为培养超级战士的途径，让他们完全听命于自己。相比之下，博士的前助手司徒南在家里开设了一个异能者培训班，帮助包括其妹司徒若琳在内的三位青年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三位青年刚显示（或获得）超能力不久，还无法随心所欲地予以支配。司徒南测量出他们分别拥有的格斗、意念移物、隐身三种异能在反应性、速度和力量等方面的级别，不仅加强心理引导，而且为之定制特殊饮料和武器，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有了较大提高。本片将这种以教育对象为中心的方法和上述博士打造基因战士的工程进行了对照性描写。前者在司徒南的家中进行，气氛温馨，因势利导，目标是充分发展教育对象的潜力；后者在某博士的实验室中进行，武力威胁，强迫就范，目标是生产服从命令的强大仆从。编导以前者战胜后者申明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在影片末尾，经司徒南调教的这些异能者成功经受了实战考验。事物总是相生相克的。我国网络大电影《异能者 3》（2017）构想了可以压制异能药物和气体。某基地主任汤靖文负责培训异能者。他不想让精通读心术的学员雅诗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就要她定时服用药物以压制异能。在邪恶组织头领魔帝派能使时间静止的杀手狄少进袭时，汤靖文施放特殊气体使之施展不开，将狄少击毙。

在未来时代，教育是否会发生以地球人为主导向以外星人为主导、以人类为主导向其他高级生命为主导、以在地面开展教育为主导向在全宇宙开展教育为主导转变，目前只是纯粹科幻的问题。尽管如此，开拓思路仍然是有益的。

### （二）社会意义上的对策

关于如何应对本节开头所述的社会性教育危机、机构性教育危机和个人性教育危机，我国学术界已经发表了不少见解，值得借鉴。例如，在社会层面，要完善教育法规，坚持群众路线，扩大公共服务，注意合理布局，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发展农村社区教育，等等；在机构层面，要坚守育人标准，明确培养目标，尊重个人价值，提高教学效果，设计预警流程，及时

化解矛盾,实现透明办学,守护精神家园,等等;在个人层面,要开启心智,陶冶情操,减少无原则关爱照顾、无策略的管束干涉、无效果的唠叨指责,等等。总的来说,要站在时代高度,树立创新意识,加强人文关怀,强调选贤任能,提倡合作理念,纠正教育思想偏差、克服教育实践失误,关注过程管理,变危机为生机。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原先以地域、种族或语言等为纽带而形成的各种人们共同体正在比先前更为频繁地互动与融合。教育既是移民的原因(由此而有“教育移民”),又是移民的成果(由此而有“移民教育”)。不论移民所开展的教育,或者是针对移民的教育,或者以移民为主题的教育,都可以从科幻电影中找到某种参考信息,其中之一是有关变种人的作品。

变异和遗传一样是生命繁衍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至于变异能否产生足以造就超级英雄的各种特异能力,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至少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前景,或者说人类还无法通过生物科技定向诱发这样的变异。科幻电影的兴趣点与其说是这些超能力如何产生,还不如说是拥有超能力的人如何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适应。就此而言,X战警系列电影所构思的变种人学校是很有特色的。若按现行教育分类,它在体制上属于民办学校,就培养对象而言属于特殊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而言。各国现有的特殊教育以面向残疾人为主,这部影片中的变种人学校则以面向变种人为主。它由轮椅人泽维尔教授创办于纽约。泽维尔来自波兰,以引导变种人融入社会为办学宗旨。与泽维尔地位相当的万磁王则以率领变种人取代人类为目标。二者的对立是影片情节创意的主要根据。美国《X战警》(X-Men, 2000)向观众展示了创办变种人学校的必要性(它可成为在社会上流浪的变种人的庇护所和训练营)。至于创办变种人学校的可行性,影片主要以泽维尔教授本身的超能力为根据。他可以通过所发明、建造于学校实验室的专门机器遍访虚拟世界,汇总各地变种人的信息,了解其情况,并与之对话。美国《X战警2》(2003)描写了变种人学校与军方的冲突。美国《X战警3》(X-Men: The Last Stand, 2006)描写了变种人在新技术条件下的选择,即是否接受解药注射而成为普通人。许多变种人认为自己不是患病,无需治疗。

虽然创办人泽维尔已经逝世,变种人学校仍然开了下去。这一系列影片中的流浪变种人,未始不是移民研究中“离散者”(Diaspora)的隐喻。

### (三) 心理意义上的对策

如前所述,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心理互动。要化解心理意义上的教育危机,必须注意下述事实: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过程,而且是知识的创造过程;不仅是期待的激发过程,而且是抱负的选择过程;不仅是人格的示范过程,而且是人格的互补过程。

就认识过程而言,教育是知识传授与知识创造的统一。英国《变黄的男孩》(The Boy Who Turned Yellow, 1972)做了生动的描绘。主角约翰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前往伦敦塔的旅行中丢失了宠物老鼠,发誓要找回。这个小男生回校后听课时心不在焉,睡着了,因此被老师送回家。在上地铁时,他发现闪光出现,将火车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乘客都变成黄色。一位自称“尼克”(Nick, Electronic的简称,意为电子)的人出现,帮助约翰迅速掌握了电力知识,入侵伦敦塔,拯救他的宠物老鼠。上述描写或许表明:想象是将知识的传授与创造性结合起来的重要渠道。印度《第七感》(7aam Arivu, 2011)所做的描写则是一种歪曲的想象。它宣扬该国遗传工程专业学生致力于恢复达摩传说中的技能,用它抵抗中国策划的病毒战。后者纯属无稽之谈。这说明知识的任何传授与创造都是受制于现实需要的。

就情感过程而言,教育是期待激发与抱负选择的统一。朱鹏飞执导《异星寻爱记》(A Wandering Angel, 2016)描写流浪歌手刘飞带领外星人马达寻找真爱,在色情媒体、嘈杂公园、豪华酒店等都没找到。刘飞认为:“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只能回归校园。”不过,他们在校门口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情景:女学生刚刚谦恭地和自己的老师告别,转身就上了来接她去幽会的豪车,对自己充当小三心安理得。上述描写表明了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中拜金主义所产生的强大影响。作为对比,我们来看看美国《第五波》(The 5th wave, 2016)。女主角凯西本是俄亥俄州生活在爱的世界里的中学生。在外星人入侵之际,她参加战斗,茁壮成长。为什么自己能够纵横疆场、一往无前呢?凯西归因于作为人类本性的“希望”。显然,这种希望既凝聚了社会期待,又体现了她作为人类一员的个人抱负。



就意志过程而言,教育是人格示范与人格互补的统一。关于人格示范作用,可以参考美国《最后的星空战士》(The Last Starfighter, 1984)。在本片中,少年罗根与母亲和弟弟同住在拖车公园。他在街机游戏《星空战士》中打到最高等级,积分居于榜首,因此被游戏发明者 Centauri(字面意义是半人马座)邀请去兜风。罗根得知《星空战士》中的人物与场景并非虚设,而是对应于星盟和帝国之间的冲突。星盟期待他驾驶星空战士号飞船参战。罗根大为吃惊,要求回家。发明者给了他一个联络装置,如果罗根改变主意可以与之联系。罗根得知自己离开后星盟蒙难,想要参战。这时,发明家飞抵地球,帝国杀手随之赶来。发明家为掩护罗根而牺牲。机器人贝它无法对罗根的女友马吉瞞住自己的身份。它驾驶偷来的卡车撞毁杀手的飞船,从而献身。罗根在外星人领航员格里格训练之后成为打败帝国、拯救星盟的英雄。其弟弟受到启发,想走哥哥的道路,开始玩《星空战士》。关于人格互补作用,可以参考美国《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 2012)。本片描写天才儿童安德在人类反抗虫族的斗争中经受考验、成长为舰队司令的过程。安德在家中是老三,经常被哥哥欺负,但受到姐姐保护。在对付哥哥的过程中,他增长了智慧;在和姐姐的交流中,他懂得了理解和爱护的重要。安德在学校中年龄和个头都偏小,但他总能出奇不意,以弱胜强。在战斗学校,他成为飞龙战队的首领,而且百战百胜。这一点和他小时候与哥哥对抗、增长智慧有关。安德在毕业时率领舰队参加模拟演习,以牺牲己方运输机群为代价,突破对方防线,用造价达 700 亿美元的重型武器攻击对方的星球,使之化为灰烬。获胜后校长才告诉他刚才那是实战。安德觉得自己成为大屠杀者,心中充满悔恨。他忆起梦境,发现虫族曾试图和他沟通。循着梦境的线索,他找到虫族的蚁后,带她周游宇宙,以便为之找到一个家。这一点和他小时候与姐姐交流、培养爱心有关。

如果将人自由而自觉的全面发展当成教育理想的话,那么,上述过程便体现了它在心理上的具体化:通过想象实现知识的再创造,通过立志实现情感的高尚化,通过历练实现意志的果断化。这三条可以成为应对以因袭守旧、蝇营狗苟、软弱无能为特征的心理性教育危机的策略。

科幻电影本身至少在三重意义上和教育相联系:它在富于知识性的情景中塑造与科技相关的人物、构想并展示相关的情节(属于“真”的范畴),对科技发展的前景加以反思并试图予以规范(属于“善”的范畴),确认人类创造力的价值并激发继往开来的探索热情(属于“美”的范畴)。当然,作为教育手段的科幻电影本身同样可能面临危机,这不单是指具体影片在票房价值上遭遇失败,而且是指它作为类型片丧失应有的特色,在知识性方面脱离作为基点的现代科技而流于荒诞迷信,在规范性方面违背公认的道德、礼仪与法律规范而流于诲盗诲淫,在审美性方面抄袭成风、使观众倒胃口,等等。因此,考察科幻电影与教育危机的关系,目的不只是通过相关描写的折射透视当下教育所存在的弊端、唤起疗救的希望,而且在于推动科幻电影本身激浊扬清、与时俱进,发挥更大的作用。<sup>[4]</sup>

黄鸣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池国和

注释:

[1][明]余承勋《(嘉靖)马湖府志》卷三,明嘉靖刻本,第13页。

[2][清]王仁俊《格致古微》卷五“宋史”,清光绪王氏家刻本,第93页。

[3][明]朱橚《普济方》卷一百十五诸风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863页。

[4] <http://www.druglibrary.org/schaffer/lsd/marks8.htm>. [2010-1-16]

[5] 秋梅《国外流行“洗脑”疗法》,《健身科学》2001年第3期(知网电子版未见页码)。